

圍爐而坐

如果將春夏秋冬比作大自然在人間行走的一位旅者，那冬天無疑便是腳步最慢的一個季節。經歷了春的盎然萌動、夏的熱烈奔放，以及秋的纏綿與豐盈，留給這四季中最後一段旅程的就該是細細的品嚐與回味了。

品嚐冬日慢時光，應該從打開一本書開始。冬天是一個淡而雋永且適合沉思的季節，冬日，我們的身體行動變得緩慢，而心靈卻可以更加敏捷自由。古人就有「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的說法。

鑿壁偷光、囊螢映雪也好，懸樑刺股、宋濂破冰抄書也罷，古人對讀書的那種痴迷，是現代人所遠遠不及的。杜甫也在《柏學士茅屋》中寫道：「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其中「三冬足」的「三冬」指的便是農曆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這三個月，古人因為這三個月正值冬天，故稱「三冬」。農耕社會，冬季恰逢農事閒暇，正是讀書的好時機。

比起古時候，現代人冬日讀書的條件可謂好得沒法說了。空調、地暖、電熱風，最不濟也會點起一爐煤火。煤火其實更具煙火氣，爐口飄動着藍色的火焰，屋外天寒地凍，室內溫暖如春。這時，你端坐爐邊，從容地打開一本書，便可以隨作者去完成一場精神上的旅行了。最好是冬夜，興味尤佳。林語堂曾言：「或在風雪之夜，靠爐圍坐，佳茗一壺，淡巴菰一盒，哲學、經濟、詩文、史籍十數本狼藉橫



人生在線
劉世河

陳於沙發之上，然後隨意所之，取而讀之，這才得了讀書的興味。」十分喜歡「靠爐圍坐」四個字，與「家人閒坐，燈火可親」有異曲同工之妙。爐火正旺，茶香氤氳，加上窗外又有雪花助興，書香伴着茶香縈繞於懷，陶醉於心，如此方得書中乃至冬之真味也。

讀乏了，亦可暫掩書卷，披上大衣移步室外去聽一聽雪。小時候，奶奶常對我說，這落雪的聲音呀，就是天使的聲音，能聽見的人會好運一生。彼時年幼，一顆未經世事的少年之心尚屬潔淨，對奶奶的話深信不疑，每次下雪都會急急跑到院子裏附耳恭聽，每每也真能聽到，心裏便頓時生出無限的歡喜。後來長大，經歷了一些世事之後，心反而浮躁起來，先是沒了聽雪的興致，即便有，也未必能聽得到了。

如今人到中年，芳華已逝，也看淡了一些事情，隔着歲月的重重簾幕，我彷彿又看到了那個附耳聽雪的少年。只是如今再聽，已漸漸有了些許禪意，品味和感受的不僅僅是「千樹萬樹梨花開」的美輪美奐，還有「千門萬戶雪花浮，點點無聲落瓦溝」的浪漫，以及「地白風色寒，雪花大如手」的那份超然與灑脫。

雪花乃天地間最聖潔的花，當你靜靜傾聽落雪之聲時，塵事的浮躁與喧囂，似乎都已離你遠去，剩下的唯有淡然與純淨。誰說落雪無聲，不過是你那顆躁動的心難以沉靜下來罷了。



客居人語
姚船

聖誕的禮物包拆完，接下來的春節，該是紅包（利是）閃亮登場了。

近年東風西漸，紅包「風」也吹到加拿大，在華人社區或有華人的地方，可說遍地開花，連不少西人也知曉華人這種傳統習俗。

春節，除了穿新衣吃團圓飯，舞獅龍放鞭炮，孩子們惦記的就是紅包。拜年送紅包，是春節一大特色。小小紅包，充滿着大人對下一代的關愛和期望。而下輩送紅包給老人家，則表示敬重和祝福。送者心悅，受者高興，皆大歡喜。

我小時候寄居在親戚家，上中學後在學校寄宿，出來工作後獨立生活，一直和紅包沒什麼緣分。想不到來加拿大不久，竟從西人市長手裏喜滋滋拿到一個紅包。

那時，這裏華人不多，要感受故土傳統節慶氣氛，只有到唐人街。大概是抵埗後第二年的除夕，華商會在市政廳舉辦舞獅賀新春活動，廣邀市民參加。我們也冒着風雪前往。一輪大鑼大鼓掀起高潮後，財神爺伴着

紅包紅艷艷

市長向大家派紅包。當市長走到我們面前，還用也許是剛學的廣東話說聲「哥依嘍菜」（恭喜發財）。笑聲中我接過紅包。兒子也有。他問，這是什麼？我回答，紅包。他又問，為什麼給紅包？對於幾歲的孩子，三言兩語說不清。我只能說，祝福平安。

小紅包裏雖然只有兩個一仙的硬幣，但我仍感到沉甸甸。這是在距離故土十萬八千里的異國他鄉啊，鄉情的暖流一下子在胸中湧動。此刻，在那四季如春、美麗的故鄉，已是大年初一，大人們拎着象徵吉祥的柑桔，忙着走親訪友拜年。小孩子嘴裏嚼着糖果，口袋裏塞着一個又一個紅包。人人臉上映着笑容，歡慶農曆新年開始，祈望生活更加美好。

那年夏天，母親返香港探親回來，特意給我帶來一大疊利是封，還選擇上面印着自家姓氏的。我非常高興。自此，每逢春節，我們都會給兩個兒子紅包。兒子長大成家立業，我們又給孫子，這個習俗在小家庭綿延了幾十年。

上世紀九十年代，由於華人移民激增，春節慶祝活動已走出唐人街，像漣漪般擴大

到整個多倫多。紅艷艷的紅包點綴春節，令其更亮麗多彩，喜樂氛圍感染整個城市。近年，不單華人商場在春節張燈結綵，連大型主流商場也花心思布置一番，一排排紅燈籠，一行行醒目的中文祝福語。加國幾間大銀行，在華人客戶較多的分行，也會送出漂亮的利是封，助興節慶。

毫無疑問，春節和聖誕各是中西方最重要的節日。中國人對「紅」情有獨鍾，寄望新一年生活紅紅火火。而西方人喜歡的卻是白色，認為它象徵純潔真誠，期盼節日那天下雪，有一個「白色聖誕」。記得多年前，一位新移民朋友來我家探訪，認錯門，走到隔壁威廉夫婦門前，見掛着一個白色花圈，大吃一驚。見了面，我忙解釋一番，他恍然大悟，笑說「明白」。

包容、理解和尊重，是多元文化社會的基石。在加拿大，來自世界各地移民，正努力融入西方社會。而他們帶來的本身優秀傳統文化，也逐步被認同接受，令紅彤彤春節和白皚皚聖誕，都同樣給人們帶來歡樂。難怪我問小孫子，你喜歡聖誕禮物還是春節紅包？回答是，都喜歡！

英式醜聞



英倫漫話
江恆

近期英國有部爆款劇《英式醜聞》(A Very English Scandal) (第二季)，這部由上世紀六十年代真實事件改編的劇集，一經播出便引發熱議，尤其是劇中那句台詞「你接觸過英國上流社會嗎？全都是欺世盜名之輩」，在今天聽起來仍振聾發聵。

該劇沿襲了第一季的風格，劇情選取歷史上的真人真事，此次講述的是曾經鬧得沸沸揚揚的阿蓋爾公爵夫人瑪格麗特·坎貝爾(Margaret Campbell)離婚案，最終演變成轟動英國的性醜聞事件。故事要追溯到一九五〇年，均有婚史的瑪格麗特和第十一世阿蓋爾公爵伊恩·坎貝爾在郵輪上一見鍾情，翌年兩人正式結婚。當時女方家境富裕，男方卻窮困潦倒，加之雙方都存在性格缺陷，令這場婚姻不被看好。果然婚後不久，兩人便因財務問題爆發矛盾，之後更開始分居並各自在外尋花問柳，直至一九五九年阿蓋爾公爵先發制人，提出離婚訴訟，開始了持續四年之久的法庭大戰。

阿蓋爾公爵的離婚理由很簡單，他掌握了妻子出軌的大量證據，包括多本日記和一組香艷露骨的照片。在法庭上，他根據日記和信件等線索羅列了一份名單，指出與妻子有染的對象高達八十八人之多，皆為權貴人士，比如兩名政府大臣，三名王室成員，還有荷里活明星，甚至肯尼迪家族人士等，引起英國社會震驚。一時間上流社會人人自危，身為首相邱吉爾女婿的英國國防大臣邵君·桑茲，更因捲入醜聞而引咎辭職。瑪格麗特則人設崩塌，遭到千夫所指，被諷刺為「骯髒公爵夫人」。

在英國社會關注之下，一九六三年法庭判決兩人離婚，但此時瑪格麗特已身敗名裂，從上流社會的貴族夫人淪落為底層普通平民。離婚案之後，她淡出了公眾的視線，但因背負惡名而晚景淒涼，奢靡的生活方式和失敗的投資讓她身無分文，不得不靠開放祖宅賺取觀光費度日。一九九三年，瑪格麗特安靜地走完人生之路，離世前她仍飽受孤獨和貧困的折磨。

劇集在播出後反響熱烈，原因是多方



◀電視劇《英式醜聞》(第二季)取材自阿蓋爾公爵夫人瑪格麗特·坎貝爾離婚案。

面的。除了劇中擁有明星陣容，比如經典英劇《王冠》裏飾演伊麗莎白二世女王的克萊爾·芙伊擔綱女主角，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該劇揭開了英國性別歧視的歷史傷疤。瑪格麗特的悲慘境遇，固然與其自身的缺陷有關，但她成為英國歷史上首個被公開進行「蕩婦羞辱」的女性，很大程度上離不開「厭女症」(Misogyny)橫行的時代背景。

「厭女症」的說法最早就來自英國，專指針對女性的憎恨、厭惡和偏見以及敵視、貶低、施加暴力等行為，更通俗地說就是男權主義的一種體現。可以說，英國既是厭女一詞的發源地，也有着厭女的傳統。學術界有觀點認為，莎士比亞、毛姆等人在作品中將女性邊緣化、弱勢化，就是典型的厭女表現，而科學界和哲學界長期被視為厭女的溫床。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英國女性不平等現象長期存在，直至近年英國國會仍在探討立法打擊厭女行為。至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英國社會厭女之風尤為盛行，瑪格麗特也不幸成為時代的犧牲品。

另外一個引起觀眾共鳴的，是劇中對於權貴階層真實一面入木三分的刻畫，那光鮮亮麗的表面掩蓋着功利、虛偽和墮落，溫文爾雅背後隱藏着欺騙、背叛和無情，瑪格麗特對英國上流社會全是欺世盜名之輩的靈魂拷問，更是擲地有聲，直擊人心。讓不少觀眾叫好的，是瑪格麗特與上流社會決裂之後，並未沉默地屈服，而是將對方最醜陋的一面展示給所有人看。

就像編劇莎拉·菲爾普斯所說，拋開對整起事件的評判，瑪格麗特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她的勇氣，在輿論大力詆毀、社會公然羞辱和個人眾叛親離之下，她沒有任人宰割，也沒有輕易妥協，更沒有像上流社會所希望的那樣「保持安靜，不暴露和羞辱我們不為人知的生活方式」，而是冷笑一聲說，「不可能」。最終她選擇了以唐吉柯德的方式向整個上流社會宣戰。

值得一提的是，劇集播出期間，正趕上英國王室成員安德魯王子捲入的性醜聞事件越鬧越大，而涉案的美國已故富豪愛潑斯坦、英國億萬富豪之女麥克斯韋爾等人均來自上流社會，案中揭露的紙醉金迷和荒淫無度，關於招攬性奴、誘拐未成年少女等指控，與阿蓋爾公爵夫人離婚案比起來，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也難怪有評論說，該劇的最大亮點是批判現實主義。

多年前英國名嘴皮爾斯·摩根在他的回憶錄《知情者：揭秘英國十年醜聞的私人日記》中，曝光了很多政要商賈、王室成員等達官顯貴們難以示人的內幕，通過揭露一幕幕的貪婪、自私自利和口是心非，折射出上流社會的整體墮落。正如書評所言：本書為我們這個時代的那些虛情假意、忸怩作態的名流立起了一面鏡子。

英國媒體在總結《英式醜聞》時也提到，劇集想講述今天多過上世紀六十年代(Tells us more about today than the early 1960s)，從這個角度來看，該劇又何嘗不是一部醒世箴言。



▶香港舞蹈團《最後一夜》宣傳海報。

仰望星空

一九七一年，著名文學家白先勇將自己在《現代文學》雜誌發表的十四篇短篇小說結集出版，取名《台北人》，至二〇二一年，已整整五十年。香港舞蹈團將書中一個短篇故事《金大班的最後一夜》改編為舞劇，下月十八至二十日在葵青劇院上演。

上周末，舞團舉辦兩場演前分享會，原定於尖沙咀商務印書館舉辦，後因疫情反彈，改為線上舉行。我有幸主持兩場分享會，與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師葉嘉詠、藝評人陳國慧等一道，探討文學作品與舞蹈的互動。

《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如題，講的是台北西門町舞女金大班在夜巴黎舞廳工作最後一個晚上發生的故事。雖名「最後一夜」，作者卻巧妙地藉由金大班本人的回憶，以倒敘手法講出她二十多年來在上海和台北兩地舞廳中經歷的燈紅酒綠和迷醉喧囂。在最是無情、最是逢場作戲的風月場中，白先勇卻偏偏要寫愛情。從金大班在上海時與富家少爺月如刻骨銘心的初戀，到她因戰亂離鄉移居台北後遇見的海員秦雄，再到她厭倦了夜夜笙



黛西札記
李夢

歌後選擇多金又老實的陳老闆作為歸宿，金大班的三段愛情既講出了女性尤其是社會底層的女性在找尋幸福道路上遇見的種種偏見和不公，亦道出了大時代背景下個體的輾轉、遷徙、離散與飄零。

今次舞劇《最後一夜》將金大班的愛情和人生搬演至舞台上，既是致敬流傳五十年仍生生不息的原著文本，也是由彼及此，檢視自己的人生。小說中，女主角金兆麗因戰亂和世事變遷而流離難安；而如今，在疫情蔓延的當下，人們固有的生活節奏被打亂、聚散和離合難以遵照你我意願的時候，我們又如何在這困境中，找到自己的堅守和執著？

誠如幾位嘉賓在分享會上所講，《台北人》出版至今已半世紀，今人讀來仍心有戚戚，原因在於作者從來摒棄臉譜化呈示，而將劇中主角描摹得豐滿生動。愛恨纏綿，悲欣交集，書中人的每一次選擇和遭逢，彷彿都是我你人生之映照。最為關鍵的是，哪怕在困境中，主角依然不曾放棄掌控自己命運的機會，宛若王爾德所說的「仍仰望星空」，是認清生活本相後依舊熱愛的羅曼羅蘭式英雄主義。

皮影戲



市井萬象

北京魯迅博物館現正舉行「唐山皮影展」。唐山皮影於二〇〇六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次展覽展出唐山博物館藏一百二十餘件清代末期至民國初期的皮影，另有五套影卷和二十八個實物唱盤。在欣賞這些藝術品的同時，觀眾可以了解唐山皮影是如何製作和操縱表演的，感受交融在皮影方寸之間的俗雅與古今。展期至二月二十日。

圖為觀眾欣賞傳統劇目《秦香蓮》中的一折《琵琶詞》皮影。

中新社

